

鸠摩罗什失传《贤劫经》译本的新发现*

——比定自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写经

李 灿

内容摘要：《贤劫经》是鸠摩罗什不见传于世的三部译作之一，该经的传世本为竺法护所译，而鸠摩罗什译本早在 6 世纪便已亡佚。本文通过藏汉平行文本、语言等内外部证据，从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吐鲁番早期写经中比定出两件残片，推定其应该正是早已佚失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的珍贵遗存。这两件残片也是鸠摩罗什译经研究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佚作重新发现，为研究五世纪佛教史和翻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关键词：鸠摩罗什 《贤劫经》 吐鲁番写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 日本书道博物馆 佛典翻译

随着近年犍陀罗语、梵语残片等新资料的公布^①，《贤劫经》已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重视。本文将在此之外，报告我们对已失传 1500 余年的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首楞严三昧经》梵、藏、汉、于阗四语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8CZJ003)阶段性成果。

① 犍陀罗语残片的研究见 Stefan Baums, Andrew Glass and Kazunobu Matsuda, “Fragments of a Gāndhārī Version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in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IV, general ed. by Jens Braavig,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16, pp. 183-266。梵语残片的校勘、《观察诸法行经》及昙无兰本比定的初步报告见拙作：Li C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some New Sources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1)”,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XVIII (2015), pp. 235-251；李灿：《〈贤劫经〉最新资料与相关研究——犍陀罗语与梵语部分》，《文献》2015 年第 4 期，第 140-149 页。本文所引犍陀罗语和梵语《贤劫经》的文字，均参看以上文章。下文不再一一出注。

摩罗什《贤劫经》译本的新发现。

众所周知，鸠摩罗什是佛教史上最重要的译师之一，但遗憾的是，他有3部作品已不存世，分别是：《贤劫经》《称扬诸佛功德经》（按：存世本非罗什本）和《十二因缘经》。其中《贤劫经》和《十二因缘经》早在僧祐（445-518）《出三藏记集》时代便已经记载为“今阙”^①，可见亡佚之早。

长期以来，人们从未发现过这三部佚作的任何线索。本文将根据日本书道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吐鲁番写本藏品中比定出的两件残片，一窥罗什本《贤劫经》之吉光片羽。

一、史料中记载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新集异出经录》载：“《贤劫经》竺法护出《贤劫》十卷，鸠摩罗什出《贤劫》七卷 右一经，二人异出。”^②由此可知《贤劫经》曾先后被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译出过。而在后世经录的记载中，译本的数量也没有继续增加^③。

《高僧传》卷二记载：“（罗什）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更令出《大品》。……续出《小品》《金刚》……《新贤劫》……凡三百馀卷，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④据以推测，罗什弘始五年（403）译出《大品般若》之后，续出的经本中有《新贤劫经》。可知《贤劫经》的译出当在此之后。但具体年月则无考。

然而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卷八有一条别样的记载：

①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49-51页。

②《出三藏记集》，第70页。

③随着近年研究的推进，我们对《贤劫经》汉译历史有了新的认知。首先是笔者新比定出了《观察诸法行经》实际上是《贤劫经》“三昧分”的同本异译。该发现的简报见于Li C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some New Sources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1)”,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XVIII (2015), pp. 235-251。第二是通过房山石经本，笔者认为《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早期面貌能够说明该经的确是《贤劫经》千佛名部分的节译。但上述二者，尤其是《观察诸法行经》，在历史上并不知晓其与《贤劫经》的关系，故上述研究并不影响本文的讨论。此外，与藏译本对照，上述四本都是《贤劫经》的节译本。全本《贤劫经》汉文未曾译出过。

④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332页上栏20行-中栏18行。

《贤劫经》七卷，弘始四年三月五日出，与法护所译大同小异，昙恭笔受。见《二秦录》。一名《贤劫三昧经》，一名《贤劫定意经》，凡三名。^①

此处对罗什本翻译时间的记载（弘始四年）与笔受者（昙恭）都言之凿凿，并说这些信息来自于“《二秦录》”^②。这一时间与《高僧传》的记载似相抵触；甚至还给出了该本“与法护所译大同小异”的结论。但《历代三宝记》的伪妄向来广为人知，这一段记载恐同样不可信——费长房在书中已经承认包括《二秦录》在内的诸多古经录他“并未尝见”^③，但奇怪的是却在文中大量“引征”；而且这些经录除了他之外也从未有人见过。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些信息当不足采信。

而罗什本《贤劫经》在译出之后并未能够流传久远，而是早在梁代僧祐时便已经佚失了。据《出三藏记集·新集撰出经律论录》记载：“《新贤劫经》七卷 今阙……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晋安帝时，天竺沙门鸠摩罗什以伪秦姚兴弘始三年至长安，于大寺及逍遥园译出。”^④

这里僧祐对罗什本《贤劫经》记载为“今阙”，可知该本在当时已佚失或不再流行，至今已长达1500余年。也就是说，自罗什翻译至僧祐记载“今阙”，其流传时间主要集中在5-6世纪初，随后便销声匿迹了（至少僧祐所在的江南地区是如此），总共存世可能仅有一个世纪左右。

由此可见，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鸠摩罗什的译本能够超越其他译者的成为最为传颂的本子；但就《贤劫经》而言，罗什译本的命运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反而远不及竺法护的译本更加传之久远。

二、吐鲁番写经中新发现的两片佚失本《贤劫经》

虽然罗什本《贤劫经》流行的时间很短暂，但令人惊喜的是，吐鲁番

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77页下栏9-10行。《大唐内典录》卷三记载显然因袭了《历代三宝记》：“《贤劫经》五卷（弘始四年三月五日出，与护译小异，昙恭笔，见《二秦录》。一名《贤劫三昧经》，一名《贤劫定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252页下栏1-3行）

②也即该书中他处提到的所谓“《二秦众经录》”。

③《历代三宝记》卷十五：“释僧睿《二秦录》一卷 后秦 ……右二十四家录检传记有目，并未尝见，故列之于后，使传万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127页下栏3-17行）对此的研究参见谭世保：《汉唐佛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24页。

④释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第49-51页。

出土写经却让我们看到了再睹该译本风貌的一线曙光。

1. 首先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10 年公布 BD. 14741-I (新 0941) 残片, 并猜测该残片或许是现已不存的鸠摩罗什本^①。笔者虽然认同该结论, 但其录文和比定方法恐并不足以严格证明该比定。由于此前讨论尚存在问题, 本文将重新讨论该残片。

2. 第二片则是本文将报告的新比定——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SH. 152-6 号残片。该藏品原题为《般若部经》, 但很明显实际并不存在这一名称的经典, 该拟题仅是对经典类别的揣测, 其真实归属尚需进一步明确。

下面将分别讨论上述两件材料。但在此首先需要对比定的方法进行一下简要的讨论。此前发现 BD. 14741-I 的比定方法是利用竺法护本与残片进行对比。按正常情况, 这样做便足以得出结论了。但实际对比的结果却是, 竺法护本与残片之间的差别相当大(详后)。因此, 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令人信服地确定残片的身份。

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 竺法护译本在《贤劫经》传本谱系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支, 尤其是其中的“度无极分”(即下文所述的“波罗蜜分”)的经文似乎是根据一种揉入注释成分的底本译成(其时代虽然较早, 但在传抄谱系中却属于一种后世增饰较多的本子), 再加上其翻译中多有中古印度语因素造成理解歧义, 且本身译语古奥, 这造成竺法护译本与其他传本之间的差异相当大——这通过对比藏译本、《观察诸法行经》(即新比定的《贤劫经》三昧分)、犍陀罗语残片及梵文千佛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因此利用竺法护译本比定新残片(尤其是差异最大的“波罗蜜分”)必然会出现大量不一致之处, 这造成在很多情况下仅凭竺法护译本无法完全确定残片的归属。

为了突破这种困境, 可行的办法是综合利用各语种文本来进行更加科学客观地对勘。不过可惜的是, 除了藏译之外, 其余传本保存内容均相对有限。本文研究的两件残片的对应段落都仅有藏译本保留下来, 而其他语种文本均缺失对应部分。

藏文本是《贤劫经》目前存世唯一完整的本子(竺法护本“千佛分”的生平、本誓部分缺译近 90%, 梵语和犍陀罗语仅存部分残片和佛名, 《观察诸法行经》则仅有“三昧分”), 因此在竺法护译本难以得出结论, 且其他文本相应部分缺失的情况下, 进一步利用藏译本来对比残片是更加可靠的办法。而且事实证明, 虽然这些残片与竺法护本差异较大, 但却与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133 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0 年, 第 6-8 页。

向来以忠实著称的藏译本相当吻合。这为证明这些残片的确属于《贤劫经》提供了客观证据。

在确定残片属于《贤劫经》之后，下一个问题是确定这些残片的译者。此前研究在论证这个本子是鸠摩罗什所译时，使用的是排除法——即经录记载《贤劫经》历史上一共翻译了两次，这些残片既然不是竺法护本，那就必定是罗什本。这一方法虽然有一定说服力，但经录记载的周延性并非无可置疑的——例如笔者此前比定出《观察诸法行经》前半部分实为《贤劫经》“三昧分”^①，便并不为历代经录所记载。因此需要进一步寻找内部证据来讨论这些残片的译者是否是鸠摩罗什。

因此，下文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利用藏译本来确定这些残片的确是《贤劫经》的翻译。第二步再讨论其是否为鸠摩罗什所译。

三、残片的藏汉译本对勘与比定

1. 日本东京都书道博物馆藏 SH. 152-6 号残片（见文末附图 1）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SH. 152-6 号残片之内容，目前学界未能比定其出处，仅拟题为《般若部经》。据介绍，该残片可能出自吐峪沟（但非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当存疑），尺寸 215×323mm，现存 16 行（不计入首行缺损而不可辨识部分），有乌丝栏^②。

该残片与其余 13 件写经装裱在同一卷子中，卷前与卷中有 4 段王树枏亲笔题跋^③。由其题跋可知，这些写经可能是鄯善知县刘谟（字宝臣）在吐峪沟一古寺中掘得。后经中丞联愧（字星桥）、新疆提学使杜彤（字子丹）之手辗转为王树枏收藏^④。其后这些写卷进一步流散至日本被中村不折所得，并收藏于其所创立的书道博物馆。王树枏曾据书法字体判断其书写于北凉。对此笔者曾向史睿和毛秋瑾两位教授请教，二位教授的观点基本一致，主张残片书写于北魏（史睿）/南北朝（毛秋瑾）。史睿教授更将

①LI C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some New Sources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1)”, pp. 235-251. 李灿：《〈贤劫经〉最新资料与相关研究——键陀罗语与梵语部分》，《文献》2015 年第 4 期，第 140-149 页。

②矶部彰编：《中村不折旧藏西域墨书集成：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下册）》，文化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总括班、二玄社，2005 年，第 6、364、iv 页。

③朱玉麒教授已指出，其中 3 段题跋也收录于王树枏本人所著《新疆访古录》中（朱玉麒：《王树枏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吐鲁番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69-98 页）。

④朱玉麒：《王树枏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第 77 页。

其年代精确到6世纪上半期^①。

与竺法护本相比，该残片的文句差异较大，虽很多词句相近，但无法做到逐句吻合。但通过比对藏译本，便可发现该残片与藏译本密合，可以很好地解决竺法护本难以解释的部分。因此，依靠藏译本我们可以比较可靠地将该残片比定为《贤劫经》。

目前学界一般将《贤劫经》分为三部分：即三昧分、波罗蜜分（度无极分）、千佛分。该残片的内容属于其中第二部分“波罗蜜分”。该部分主要内容是讲述350组（理论上的数目^②）不同名称的六波罗蜜，也即2100波罗蜜（ $350 \times 6 = 2100$ ）。本残片主要涉及到其中的四组六波罗蜜：

残片	藏译	竺法护译
明波罗蜜	snang bar byed pa'i pha rol tu phyin pa	光曜度无极
（为）世波罗蜜	'jig rten gyi pha rol tu phyin pa	世度无极
缘众生波罗蜜	sems can la dmigs pa'i pha rol tu phyin pa	为众生故行度无极
住菩提波罗蜜	[byang chub kyi phyir] gnas pa'i sbyin pa'i pha rol tu phyin pa	住度无极

而每一组又都可以再细分为布施（檀）、持戒（尸）、忍辱（羼提）、精进（毘梨耶）、禅定（禅）、智慧（般若）六种。例如缘众生波罗蜜这一组，即包括：缘众生檀波罗蜜、缘众生尸波罗蜜、缘众生羼提波罗蜜、缘众生毘梨耶波罗蜜、缘众生〔禅波罗蜜〕、缘众生般若波罗蜜。

而因为“波罗蜜分”这350组的每一组整体结构基本相同，彼此之间存在着接近的句子模板，因此很多残缺部分可以据这些模板推测出其内容。模板如下：

①关于新疆出土写经断代问题的研究综述与新讨论，参见史睿：《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写经的书法断代》，王振芬、荣新江主编：《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9年，第63-87页。

②藏、汉译本在波罗蜜的具体数量上有差异。但从《贤劫经》中的逻辑推算，实际数量应该是350。因为《贤劫经》波罗蜜分中说要利用八万四千波罗蜜对治八万四千烦恼。而八万四千波罗蜜的算法是： $350 \times 6 \times 4 \times 10 = 84000$ 。这一逻辑关系在原本中有清楚地说明。因此理想原本中的波罗蜜名称应该是350个，但目前藏、汉译本中均有所缺失，且互为有无。键陀罗语残片中也可找到部分不见于藏、汉译本的波罗蜜名称。

SH. 152-6 后两组波罗蜜 与对应藏译本		《贤劫经》“波罗蜜分”的标准结构			
SH. 152-6	对应藏译	藏译本	梵本	犍陀罗语本	竺法护本
X 波罗蜜有 六者。	De la ...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ang zhe na	De la ...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ang zhe na	Tattra katamaḥ ... pāramita ṣaṭ * ①	Tatra kadara... paramida ṣo	何谓 X 度 无极有六 事?
……, 是名 X 檀波罗蜜;	de ni ... sbyin pa'i pha rol tu phyin pa'o	...gang yin pa de ni sbyin pa'i'o	ya ... aya dāna ×	ya ... ayaṃ daṇa	……, 是曰 布施
…… 是名 X 尸波罗蜜;	de ni ... tshul khrims so	...gang yin pa de ni tshul khrims kyi'o	ya ... aya śīla×	ya ... ayaṃ śīla	……, 是曰 持戒
……是名 X 羼提波罗蜜;	de ni ... bzod pa'o	...gang yin pa de ni bzod pa'i'o	ya ... aya kṣānti ×	ya ... ayaṃ kṣati	……, 是曰 忍辱
……是名 X 毗梨耶波罗 蜜;	de ni ... brtson 'grus so	...gang yin pa de ni brtson 'grus kyi'o	ya ... aya vīrya ×	ya ... ayaṃ virya	……, 是曰 精进
…… 是名 X 禅定波罗蜜;	de ni ...'i bsam gtan no	...gang yin pa de ni bsam gtan gyi'o	ya ... aya dhyāna ×	ya ... ayaṃ jāṇa	……, 是曰 一心
……是名 X 般若波罗蜜;	—	...gang yin pa de ni shes rab kyi ste	ya ... aya jñāna ×	ya ... ayaṃ prañā	…… 是曰 智慧
是名 X 波罗蜜六。	de ni ...'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o	'di dag n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o	ime ... pāramita ṣaṭ *	Ime ... paramida ṣo	是为六

①Stefan Baums 教授认为梵文残片句套中ṣaṭ* 或可能读作ṣū, 并推测这是保存了犍陀罗语底层的痕迹(Stefan Baums, Andrew Glass and Kazunobu Matsuda, “Fragments of a Gāndhārī Version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 in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vol. IV, p. 185)。

录文^①：

1. □□□□□□□□□□□□□□ 波罗蜜^②
2. 六。明波罗蜜有六者。智者□□□□□□□□，
3. 因布施为首，或因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4. 为首，是明波罗蜜六。〔为〕世 波罗蜜有六者。□
5. 缘众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是名
6. 为世波罗蜜六。缘众生波罗蜜有六者。□□
7. 施摄众生，愿令得乐，而不教苦〔提〕^③，是名缘众
8. 生檀波罗蜜；破戒众生令得安乐，是名缘众
9. 生尸波罗蜜；忍众生恶，不以空〔智？〕，是名缘众生
10. 羼提波罗蜜；行〔精进〕□□□□，是名缘众生
11. 毘梨〔耶〕^④波罗蜜；我□□□□□□□□□□
12. □〔精〕进，是名缘众生禅波罗蜜。□□□□□
13. 〔回〕向菩提，〔为〕众生〔故〕，〔当行〕佛道，〔是〕名缘众生
14. 般若波罗蜜。^⑤住菩提波罗蜜有六者。□□□□
15. 一向菩提，是名住菩提檀波罗蜜；□□□□
16. 分别，趣向菩提，无所□相，是名住菩提尸波

92

17. 罗蜜；受一切苦惱^①，坚心行〔愿？〕，是名住菩提属^②

藏文译本：

de ni yongs su sbyong bar byed pa'i pha rol tu phyin padrug ces bya'o
 || de la snang bar byed pa'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ang zhe na | pha rol
 tu phyin pa'i chos dang | byang chub sems bskyed pas byang chub tu sems
 skye ba sbyin pa sngon du 'gro ba 'am | tshul khirms sngon du 'gro ba 'am |
 bzod pa sngon du 'gro ba 'am | brtson 'grus sngon tu 'gro ba 'am | bsam gtan
 sngon du 'gro ba 'am | shes rab sngon du 'gro ba zhis gam zhes bdag nyid
 dpyod par byed pa gang yin pa de ni snang bar byed pa'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o || de la 'jig rten gy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ang zhe na | sems
 can la dmigs pa'i sbyin pa dang | tshul khirms dang | bzod pa dang |
 brtson 'grus dang | bsam gtan dang | shes rab gang yin pa 'di dag ni 'jig
 rten gy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ces bya'o || de la sems can la dmigs pa'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ang zhe na | sems can rnams sbyin pas sdud par
 byed pa na | byang chub kyi phyir gdams ngag mi ston par sems can 'di dag
 bde bar gyur cig pa de ni sems can la dmigs pa'i sbyin pa'i pha rol tu phyin
 pa'o || tshul khirms kyis sems can bde bar byed pa de ni sems can la dmigs
 pa'i tshul khirms so || stong pa nyid shes pa med par sems can thams cad la
 bzod pa byed pa de ni sems can la dmigs pa'i bzod pa'o || sems can rnams
 rnam par grol bar bya ba'i phyir brtson 'grus rtsom pa de ni sems can la
 dmigs pa'i brtson 'grus so || sems | la 'dzin pa med par bya ba'i phyir bdag
 tu dmigs pa'i bsam gtan sems la 'dzin pa med pa de ni sems can la dmigs pa
 'i bsam gtan no || dmigs pa'i 'du shes dang ldan pa'i shes rab kyis sems can
 rnams bskyal ba'i phyir | byang chub tu yongs su sngo zhing byang chub
 mngon par rdzogs par sangs rgyas par bya ba gang yin pa de ni sems can la
 dmigs pa'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o | de la gnas pa'i pha rol tu phyin pa
 drug gang zhe na | yi dam la brtan pa lhag pa'i bsam pas byang chub kyi
 phyir yongs su bsngos pa gang yin pa de ni byang chub kyi phyir gnas pa'i
 sbyin pa'i pha rol tu phyin pa'o || rtog pa med pa'i tshul khirms byang chub
 kyi phyir yongs su sngo zhing bcabs pa med pa de ni byang chub kyi phyir
 gnas pa'i tshul khirms kyi pha rol tu phyin pa'o || nam byang chub kyi bar

①此处“惱”为“恼”的异体字，见《龙龕手鏡·心部》。

②补全此句，当作“是名住菩提属提波罗蜜”。

du sdug bsngal thams cad bzod pa brtan par smon pa de ni byang chub kyi
phyir gnas pa'i bzod pa'i pha rol tu phyin pa'o || ①

今译：

这即是六净治波罗蜜。

彼中何者是六照明波罗蜜？

因波罗蜜法和发菩提心，检视自身“于菩提生心，是布施先行，或持戒先行，或忍辱先行，或精进先行，或禅定先行，或智慧先行”，这即是照明六波罗蜜。

彼中何者是六世间波罗蜜？

攀缘于众生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即是六世间波罗蜜。

彼中何者是六攀缘众生波罗蜜？

以布施摄受众生，不示现为菩提之故而教诫，（心作是念：）愿这些众生得安乐吧！这即是攀缘众生之布施波罗蜜。

以戒令众生安乐，这即是攀缘众生之持戒（波罗蜜）。

以不解空性，堪忍一切众生，这即是攀缘众生之忍（波罗蜜）。

为了诸众生证解脱故，发趣精进，这即是攀缘众生之精进（波罗蜜）。

为令不执于心故，于我不执着于攀缘的禅定心，这即是攀缘众生之禅定（波罗蜜）。

以具有攀缘想之智慧，为运送诸众生故，回向菩提，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即是六攀缘众生波罗蜜。

彼中何者是六（为菩提故而）住波罗蜜？

以至诚坚固意乐，为菩提故，而普回向。这即是为菩提故而住之布施波罗蜜。

无分别之戒，为菩提之故而回向，无所隐覆，这即是为菩提之故而住之持戒波罗蜜。

直至菩提，堪忍一切苦，誓愿坚固，这即是为菩提之故而住之忍辱波罗蜜。

竺法护译《贤劫经》：

何谓修习行法度无极有六事？……是为六。何谓光曜度无极有六事？发显明智道心之法，已自察戒，发菩萨心，始从施起戒、忍、精

① 'phags pa bskal pa bzang po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德格版《甘珠尔》，经部，ka 函，第 94 号，第 24 叶背面第 2 行-第 25 叶正面第 4 行。

进、一心、智慧，是谓光曜度无极。何谓世度无极有六事？所供养佛兴功立德，皆为众生，六度亦然，拘制六情，志慕六通，达往业，进大道，是世度无极。何谓为众生故行度无极有六事？若以布施摄于众生，心自念言：使诸众生常获安隐。亦复劝人入于佛道。六度无极亦复如是。以戒安之，以苦如空，忍辱之法而度脱之，精进济之，以一心摄护于众生，自投颠倒想，逮智慧，劝助于道，欲安众生，求成正觉，欲度众生。是谓为众生故行度无极有六事。何谓住度无极有六事？若以坚固建立志愿，道心清和，而无诤讼，是施度无极。所立游土，观无想戒，志存道法，不求望报，是戒度无极。住于道法，忍一切苦，坚住道要，是忍度无极。^①

2.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BD. 14741-I (新 0941) (见文末附图 2)

BD. 14741-I (新 0941) 残片与其他十一件合装成一册，册末有罗振玉乙卯年（1915）三月所书题记。由该题记可知，此册原为方药雨旧藏，残片均得自高昌故城^②，故其实此件为吐鲁番写本。罗振玉并未对这件残片的内容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件书册长期不为人知，直到 2010 年被公布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录记载该卷：

（16.3+1.5+8.3）×26.5 厘米。（……录文略）本文献首 5 行中下残，尾 3 行上残。从内容看，应为早期翻译的大乘经典。后亡佚。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经查核，与《贤劫经》卷六“八等品”第十九中的一段文字相合。参见《大正藏》本，14/0044C17 到 14/0045A23。根据《开元释教录》记载，该经两译，一存《竺法护译本》，一缺《鸠摩罗什译本》。今敦煌遗书所存或为亡佚已久的译本。5 世纪。东晋写本。隶书。有行间校加字。本遗书为吐鲁番出土。^③

也就是说，该书的编辑团队注意到该残片与竺法护本《贤劫经》中的一段文字相合，并通过《开元释教录》的记载指出《贤劫经》仅有过两次翻译，该本不是竺法护译本，而反推出这件残片或许是早已佚失的鸠摩罗什本。

应该说这一比定在学界并非没有争议，因为其中的文句与竺法护译本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远达不到逐句密合的程度。我们不妨以前六行为例：

①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4 册，第 13 页上栏第 15 行—中栏第 7 行。

②《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133 册，第 6 页。

③《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133 册，第 6—8 页。

残片（此取原录文）	竺法护译本
1. 名八千四百 [设] [负] [家]①。///	合八千四百诸度无极
2. 百诸三昧，入千□///	由是修立八万四千空行法义， 以是化导百千种人，消除八万 四千众垢尘劳，逮八万四千诸 三昧门，是谓佛道，深入无极， 致一切智。
3. 四千波罗蜜，为八 [万] ///	
4. 四千三昧，为自饶益。///	
5. 益他。喜王，是名诸佛□□□ 阿耨多罗	
6. 三藐三 [菩提]。……	

通过上表的对比不难看出，前 6 行中相当多的词句都无法与竺法护译本吻合。然而在可比资料较少的情况下，以上述对比为基础而推断该残片为《贤劫经》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若要比定二者，则必须对这种差异给出足够合理的解释。

笔者发现在这一点上，藏译本可以给出答案。那些在竺法护本中难以比对的文句，在藏译本中基本都有对照。

此外，部分残缺的字仅凭其半边难以辨识，且在竺法护译本中难以找到确切的平行文句，这些字句在录文上很容易出现错误。但如果参考与之对应较好的藏译本，这些残字的读法大都可以得到解决，并纠正录文错误。例如，设负家（旧）→波罗蜜（新）；波罗蜜（旧）→三昧（新）；行色（旧）→形色（新）。今对该残片重做释文如下：

录文：

1. 名八千四百 [波] [罗] [蜜]②。□□□
2. 百诸三昧③，入千 [空] □□□
3. 四千波罗蜜，为八 [万] □□□
4. 四千三昧，为自饶益。□□□
5. 益他。喜王，是名诸佛 [萨] 婆若④阿耨多罗
6. 三藐三 [菩提]。喜<<王>>，我坐 [道场]、[破]魔军，得是
7. 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以是法喜，结跏趺⑤

①原录文错误，实为“波罗蜜”。
②藏译本为：pha rol tu phyin pa brgyad stong bzhi brgya，故补为“波罗蜜”。
③可构拟为：[八千四]百诸三昧= 藏 ting nge 'dzin kyang brgyad stong bzhi brgya。
④[萨]婆若 = 藏 thams cad mkhyen pa nyid。
⑤结跏趺坐 = 藏 skyil mo krung。

8. 梵王来请 ：“[今]是世间，则为
9. 实^①。世尊得如是妙法，乐[在]嘿然，不乐说
10. 法。”我尔时犹在道场，诸净居天见我无量
11. 威[神]功德，形色清净，威仪光明，容貌端直，
12. [相]明显^②，众[所][奉]仰，周[遍]清净，微妙庄
13. 严，过出[世]间，[众]所爱乐， 慧^③力无量，光明名
14. 称^④，流^⑤布广大，难可得观，威德无边，无[与^⑥]
15. 等^⑦者^⑧。 [以]恭敬心，于我前立，说是偈言：
16. 降魔 [消]尘劳，震动三千界，灭众恶趣^⑨患，坐道场殊胜。

藏文本：

de dag las pha rol tu phyin pa nyis stong chig brgya ni 'dod chags spyod
 pa rnams la chos ston pa'o || pha rol tu phyin pa nyis stong chig brgya ni
 zhe sdang spyod pa rnams la chos ston pa'o || pha rol tu phyin pa nyis stong
 chig brgya ni gti mug spyod pa rnams la chos ston pa'o || pha rol tu phyin
 pa nyis stong chig brgya ni cha mnyam par spyod pa rnams la chos ston pa
 ste | de dag nipa rol tu phyin pa brgyad stong bzhi brgya'o || de dag gi-
 ting nge 'dzin kyang brgyad stong bzhi brgya'o || de dag gi nram pa la 'jug
 pa yang stong stong ste | nram pa brgya brgya po re re'i stong stong po des
 na de dag ni pha rol tu phyin pa brgyad khri bzhi stong zhes bya'o || de dag
 gi ting nge 'dzin brgyad khri bzhi stong sgrub par byed pa ni bdag la phan
 par brtson pa zhes bya'o || gzungs brgyad khri bzhi stong ni gzhan la phan
 par brtson pa ste | thams cad mkhyen pa nyid kyi phyir de ni sangs rgyas
 kyi byang chub bo || mchog tu dga' ba'i rgyal po ngas byang chub kyi sny-
 ing por bdud btul te | byang chub mngon par rdzogs par sangs rgyas nasnga
 chos la dga' ba'i nram par smin pas zhag bdun gyi bar du skyil mo krung ma

① 实 = 藏 chab'tshal (?)。

② 德^②[相]明显 = Tib. bkra shis pa = Ch. 吉祥之业 = Skt. * svastika(?)。这里 * svastika 或 śrivatsa 指得是佛教的吉祥符号卐，在鸠摩罗什译经中常译作“德相”或“德字”。例如：“云何为八十随形好？一者无见顶；……八十者手足有德相。须菩提！是为八十随形好佛身成就。”(《大正藏》第8册，第395-396页)

③在“趣”字右边有一个小字“过”，一般情况下是改正的符号。但这一颂实际上是沿袭了竺法护译本(灭众恶趣患)，因此“趣”很可能才是正确的读法。这可以进一步获得藏译本“ngan song sa yi sdug”的支持。因此我们倾向于在这里录文为“趣”而非“过”。

bshig par 'dug pa la tshangs pas kye ma'o 'jig rten 'di ni chab 'tshal te | 'di
ltar de bzhin gshegs pas ni chos rgya chen po 'di lta bu mngon par rdzogs par
sangs rgyas kyang thugs las chung du la thugs mngon par gzhol bar mdzad
kyi | chos bstan pa'i slad du ni ma lags so zhes gsol ba btab bo || de nas
nga byang chub kyi snying po la 'dug pa'i dpal dang gzi brjid dag gnas gtsang
ma'i ris kyi lha rnam kyis mthong ngo || kha dog dang tshul bzang po dang
| kha dog du ma snang ba dang | sku drang por bzhugs pa dang | bkra
shis pa dang | thad du 'gro bar 'os pa dang | kun nas mdzes pa dang |
legs par gnas pa dang | 'od kyi kha dog mchog dang ldan pa dang | blta
na sdug pa dang | bkod pa khyad par du 'phags pa dang | 'jig rten thams
cad las mngon par 'phags pa dang | bkod pa yid du 'ong ba dang | ye shes
kyi bdag nyid chen po dang | blta na dkon pa dang | gzi byin mtha' yas
pa dang | snyan par grags pa dang | mkhyen bzhin [b.] du kha dog
mdzes par snang ba dag kyang mthong nas | de'i tshe spyang sngar 'khod de
zhe sa dang bcas pas tshigs su bcad pa 'di dag gsol to ||

bdud btul nyon mongs pa dag rnam bcom zhing ||

stong gsum po yi sa gzhi g. yo mdzad la |

ngan song sa yi sdug bsngal spangs nas kyang ||

byang chub shing drung bzhugs pa kun du mdzes ||^①

今译：

“从彼等，有二千一百波罗蜜对诸贪行者说法；有二千一百波罗蜜对诸瞋恚行者说法；有二千一百波罗蜜对诸愚痴行者说法；有二千一百波罗蜜对诸等分行者说法。这些即是八千四百波罗蜜。彼等三昧也有八千四百。彼等入于品类数以千计，每一百品类又有千数。由此，彼等即是所谓八万四千波罗蜜。彼等成就八万四千三昧，即名为‘勤修自饶益’，（成就）八万四千陀罗尼，即名为‘勤修饶益他’。为一切智之故，彼即佛陀之觉悟。喜王，我在菩提道场降伏魔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后，因法喜之异熟，七日之中不坏趺坐。”

梵天如是请求道：“啊呀，此世界要完了！如是如来觉悟如此广大之法，而屈心于微细之事业。为说法之故，请别再如此了！”

尔时，住于菩提道场中的我之祥瑞与威光被诸净居天观见，（拥有）清净的形色与仪态，光明的种种形色，身体正直而住，（具足）

① 'phags pa bskal pa bzang po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德格版《甘珠尔》，经部，ka 函，第 94 号，第 94 叶正面第 4 行-背面第 6 行。

瑞相，可堪亲近，周遍净妙，善妙安住，具有殊胜光明之色，人所乐见，殊胜庄严，超越一切世界，庄严悦意，为智慧之大主宰，难得睹见，威光无边，名声远播，观见智慧与形色一样美丽光明。

尔时，立于面前，以恭敬心说此偈颂：

降服魔罗灭诸烦恼

动摇三千世界之地

舍离诸恶趣地之苦

住菩提树周遍净妙

如须弥山不可动摇

竺法护译本：

佛告喜王菩萨：“是二千一百诸度无极说法教化诸贪淫种；二千一百诸度无极说法开化诸瞋恚种；二千一百诸度无极说法开觉诸愚痴种；二千一百诸度无极说法训诲化等分种；是合八千四百诸度无极。一变为十，合八万四千诸度无极。佛则医王，法为众生一切三界无上良药，疗治三毒，阴盖得消，等分返逆，无返复人，因见化导，靡不解脱。不奉行斯八万四千诸度无极，欲为百千种人除八万四千众垢尘劳，逮八万四千诸三昧门，终不能成。由是修立八万四千空行法义，以是化导百千种人，消除八万四千众垢尘劳，逮八万四千诸三昧门，是谓佛道，深入无极，致一切智。佛言：“喜王，吾以是法，坐佛树下，降魔官属，成最正觉。因是解法，建立平等。在于地上，结跏趺坐，便致巍巍神妙。”

梵王恭敬，忽下稽首，归命求哀：“往古誓愿为一切众生，今悉集会，咸欲闻经。”梵王垂泪，而勤劝助：“唯济一切未度迷惑！佛成如斯微妙大圣，逮最正觉，寂然安坐，而自静默，心惟此意：‘五浊恶世，九十六径、六十二见，迷惑卒暴，多无返复，不受道教，不如默然，取般泥洹。’”佛坐树下，光明巍巍，普照十方，净居身天，遥见威光，颜貌功勋，靡不晃昱，道德灼灼，吉祥之业，应当流布，诸天众会，皆共悦豫，建立大光，寂寞正真，圣达无际，曜明炜炜，威德普显，无上清净，三世最尊，周遍一切十方佛界，其心解彻，动三千国，道慧广远，难得见闻，超绝无底，名称通畅，睹此威神，妙光无量，容颜盛德，智如虚空，殊特无喻。于时梵王复重启佛，悚息一心，恭恪自归，说此颂曰：

道场演大光

降魔消尘劳

震动三千国

灭众恶趣患

四、上述残片与鸠摩罗什《贤劫经》佚本之间的关系

前文已提及，此前的研究是以经录资料为依据，利用排除法来论证该译本为鸠摩罗什本的。在此则进一步通过内部证据予以佐证。

首先，这两件残片本身没有任何题记说明抄写的时间，目前也没有进行过碳 14 的测量，因此只有从书法角度进行判断，其中 BD. 14741-I 为东晋时期，SH. 152-6 则是北魏，尤其是 6 世纪上半叶的写经^②。对于上述结论，即便在细节上存在争议，但如果更宽泛地认为其抄写年代约在晋至南北朝时期应该问题不大。因此经文翻译年代的下限当在写卷最早抄出的东晋时期，最迟不晚于南北朝。

那么经文的时间上限在哪里呢？我们不妨从语言现象上入手。经中的部分语言现象说明其翻译时代当不早于东晋。

首先，是从残片词汇选用的整体风格看，未出现任何古奥的旧译术语。一般来说，西晋及之前的译经中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旧译术语，但这件残片未见该现象。这可以说明其时代当不会太早。当然这并非绝对的证据。

第二，也更重要的是，其中可以发现部分佛教术语的译法是在东晋之后才出现，或者是在东晋之前相当罕见的。

1. 毘梨耶。SH. 152-6 号残片中“毘梨耶”的译法是自鸠摩罗什开始使用的，而东晋之前一般音译作“惟逮”或意译为“精进”。

2. 回向（[pari] -√ nam）。SH. 152-6 中出现了“回向”一词。这一术语在东晋之前仅有个别用例，但东晋才开始成为普遍现象。

3.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anuttara-samyak-sambodhi）。BD. 14741-I 中出现的该词在东晋以前用例较少，但其后大量使用。

由上述词汇的使用可以判断出这部《贤劫经》的翻译时间恐不会早于东晋。而与此同时，残片的年代则规定了其翻译的时间当不晚于东晋至南北朝。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文的翻译时间应该大体就在 4-6 世纪之间，尤其是东晋时期。这一年代与鸠摩罗什的时代是吻合的。那么既然经录恰好

①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4 册，第 13 页上栏第 15 行-中栏第 7 行。

②写卷时间与僧祐晚年基本同时，《出三藏记集》虽记载罗什本《贤劫经》缺失，但当时距罗什本译出仅有一个世纪左右，僧祐所记缺本情况肯定发生得不会太久远，且可能仅限于江南地区，不排除 6 世纪上半叶在吐鲁番地区仍有短暂流传的可能。

记载在这一时期鸠摩罗什译过《贤劫经》，我们推测该残片是鸠摩罗什译本则是合理的。

除了时间上的吻合之外，残片的译语也符合鸠摩罗什的语言风格。不仅所用汉语相当典雅流畅，无早期翻译的诘屈聱牙之感，而且其中还可发现罗什译经特色的语句。例如，BD. 14741-I “乐 [在] 嘿然，不乐说法”的说法可以在鸠摩罗什的译经中找到^①，而且只有在罗什译经中才有类似的表达。

五、结论

基于上述语言、书法、经录等方面证据的讨论，我们推断出 SH. 152-6、BD. 14741-I 两件残片应该就是早已失传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

作为鸠摩罗什的三部佚作之一，上述两件残片是罗什译经研究史上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佚作发现。该译本的再现，为探讨五世纪的佛教史、翻译史以及佛教在高昌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也是接下来可做研究的方向。

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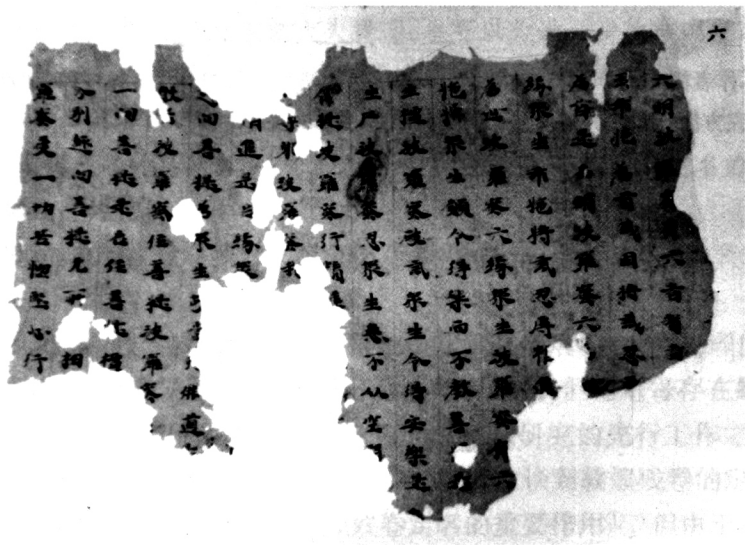


图 1 日本东京都书道博物馆藏 SH. 152-6 号残片

^① 鸠摩罗什的译作中常有类似表达。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以是义故，佛初成道时，心乐默然，不乐说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8 册，第 33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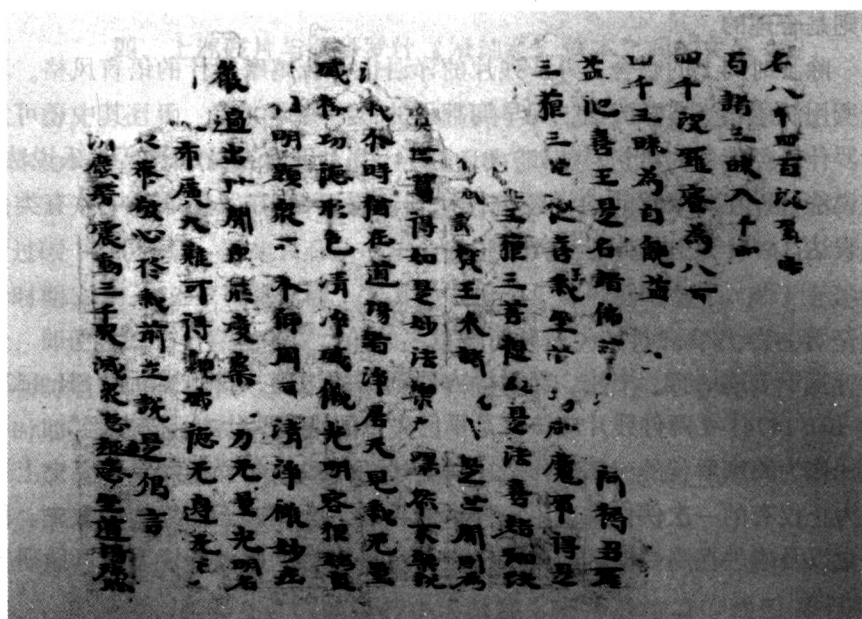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BD. 14741-I (新 0941)

【作者简介】李灿，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梵语巴利语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初期大乘佛教、佛典翻译史、佛教仪式文献。